



有血液、有温度、可触摸的中华文明史

蔡东藩中华史

宋史



蔡东藩 著

朝代更迭下的民俗民生 · 千古兴亡中的得失成败

毛泽东喜爱并推荐的历朝通俗演义
顾颉刚、二月河等高度评价的通俗历史巨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有血液、有温度、可触摸的中华文明史

蔡东藩中华史

宋史



蔡东藩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史 / 蔡东藩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11

(蔡东藩中华史)

ISBN 978-7-5113-4245-4

I. ①宋…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034 号

蔡东藩中华史: 宋史

著 者 / 蔡东藩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孙 丽 李向荣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4 字数/642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245-4

定 价 / 44.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64443051 传真: (010)64439708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自序

后儒之读《宋史》者，尝以繁芜为病。夫宋史固繁且芜矣，然辽、金二史，则又有讥其疏略者。夫《辽史》百十六卷，《金史》百三十五卷，较诸四百九十六卷之《宋史》，固有繁简之殊。然亦非穷累年之目力，未必尽能详阅也。柯氏作《宋史新编》凡二百卷，薛氏《宋元通鉴》百五十七卷，王氏《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陈氏《宋史纪事本末》百有九卷，皆并辽、金二史于《宋史》中，悉心编订，各有心得，或此详而彼略，或此略而彼详，通儒尚有阙如之憾。问诸近今之一孔士，有并卷帙而未尽晰者，遑问其遍览否也。他如遗乘杂出，纪载宋事，东一鳞，西一爪，多或数帝，少仅一王，欲会通两宋政教之得失，及区别两宋史籍之优劣者，不得不博搜而悉阅之，然岂所望于詹詹小儒乎？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

以诬古而欺今乎？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则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鄙人不敏，曾辑元、明、清三朝演义，以供诸世，世人不嫌其陋，反从而欢迎之，乃更溯南北两宋举三百二十年之事实，编成演义共百回，其间治乱兴亡，贤奸善恶，非敢谓悉举无遗，而于宏纲巨目，则固已一一揭橥，无脱漏焉。且官稗并采，务择其信而有征者笔之于书；至若虚无缥缈之谈，则概不阑入。阅者取而观之，其或有实事求是之感乎！书成，聊志数语，用作弁言。

中华民国十一年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目录

Contents

第 一 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弧矢见志游子离乡	1
第 二 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	5
第 三 回	忧父病重托赵则平 肃军威大败李景达	10
第 四 回	紫金山唐营尽覆 瓦桥关辽将出降	15
第 五 回	陈桥驿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禅登大位	20
第 六 回	公主钟情再婚志喜 孤臣败死一炬成墟	24
第 七 回	李重进阖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30
第 八 回	遣师南下戡定荆湘 冒雪宵来商征巴蜀	35
第 九 回	破川军孱王归命 受蜀俘美妇承恩	40
第 十 回	戡兵变再定西川 兴王师得平南汉	45
第 十 一 回	悬绘像计杀敌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	50
第 十 二 回	明德楼纶音释俘 万岁殿烛影生疑	55
第 十 三 回	吴越王归诚纳土 北汉主穷蹙乞降	60
第 十 四 回	高粱河宋师败绩 雁门关辽将丧元	65
第 十 五 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边 修怨背盟皇弟受祸	70
第 十 六 回	进治道陈希夷入朝 遁穷荒李继迁降虏	75
第 十 七 回	岐沟关曹彬失律 陈家谷杨业捐躯	79
第 十 八 回	张齐贤用谋却敌 尹继伦奋力蹙营	84
第 十 九 回	报宿怨故王索命 讨乱党宦寺典兵	89
第 二 十 回	伐西夏五路出师 立新皇百官入贺	94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战亡身 雷有终火攻平匪	98
第二十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计 纳忠谏御驾亲征	103
第二十三回	澶州城磋商和约 承天门伪降帛书	109
第二十四回	孙待制空言阻西幸 刘美人微宠继中宫	114
第二十五回	留遗憾王旦病终 坐株连寇准遭贬	119
第二十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首恶 鲁参政挽辇进忠言	124
第二十七回	刘太后极乐归天 郭正宫因争失位	129
第二十八回	萧耨斤挟权弑主母 赵元昊僭号寇边疆	134
第二十九回	中虜计任福战歿 奉使命富弼辞行	139
第三十回	争和约折服契丹 除敌臣收降元昊	143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贼	148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夺昆仑关 包拯出知开封府	154
第三十三回	立储贰入承大统 释嫌疑准请撤帘	160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颢王长男主器	165
第三十五回	神宗误用王安石 种谔诱降嵬名山	170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臧疑狱狡脱谋夫案	175
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179
第三十八回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	184
第三十九回	借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虜	189
第四十回	流民图为国请命 分水岭割地畀辽	194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 蒙慈恩减罪谪黄州	199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宪丧师 城永乐徐禧陷歿	205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210
第四十四回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	215
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	220
第四十六回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崇邪黜正党狱迭兴	225
第四十七回	拓边防谋定制胜 窃后位喜极生悲	231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信阉言再用奸慝	236
第四十九回	端礼门立碑诬正士 河湟路遣将复西蕃	241
第五十回	应供奉朱勔承差 得奥援蔡京复相	246
第五十一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	251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	256
第五十三回	挟妓纵欢歌楼被泽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261
第五十四回	造雄邦恃强称帝 通远使约金攻辽	266
第五十五回	帮源峒方腊揭竿 梁山泊宋江结寨	271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时雨 破杭城计出智多星	279
第五十七回	入深岩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师	284
第五十八回	夸功铭石艮岳成山 覆国丧身孱辽绝祀	289
第五十九回	启外衅胡人南下 定内禅上皇东奔	295
第六十回	遵敌约城下乞盟 满恶贯途中授首	300
第六十一回	议和议战朝局纷争 误国误家京城失守	306
第六十二回	堕奸谋阉官被劫 立异姓二帝蒙尘	312
第六十三回	承遗祚藩王登极 发逆案奸贼伏诛	317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躯 信王椿败亡失迹	323
第六十五回	招寇侮惊驰御驾 胁禅位激动义师	328
第六十六回	韩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举南侵	334
第六十七回	巾幗英雄桴鼓助战 须眉豪气舞剑吟词	340
第六十八回	赵立中炮失楚州 刘豫降虏称齐帝	345
第六十九回	破剧盗将帅齐驱 败强虏弟兄著绩	351
第七十回	岳家军克复襄汉 韩太尉保障江淮	356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扫穴 返庐山奉檄奔丧	362
第七十二回	髯将军败敌扬威 愚参谋监军遇害	368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伪主被縶 拒和议忠谏留名	373
第七十四回	刘锜力捍顺昌城 岳飞奏捷朱仙镇	379

第七十五回	传伪诏连促班师 设毒谋构成冤狱	384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驾 刺奸被执义士丧生	390
第七十七回	立赵宗亲王嗣服 弑金帝逆贼肆淫	395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敌军	401
第七十九回	诛暴主辽阳立新君 隳前功符离惊溃变	408
第八十回	废守备奸臣通敌 申和约使节还朝	414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创立社仓法 宋孝宗重定内禅仪	420
第八十二回	揽内权辣手逞凶 劝过宫引裾极谏	425
第八十三回	赵汝愚定策立新皇 韩侂胄弄权逐良相	431
第八十四回	贺生辰尚书钻狗窦 侍夜宴艳后媚龙颜	437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丧师辱国 据西陲作乱亡家	442
第八十六回	史弥远定计除奸 铁木真称尊耀武	449
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节 获少女杨家堡成婚	454
第八十八回	寇南朝孱主误军谋 据东海降盗加节钺	460
第八十九回	易嗣君济邸蒙冤 逐制帅楚城屡乱	465
第九十回	诛逆首淮南纾患 戕外使蜀右被兵	471
第九十一回	约蒙古夹击残金 克蔡州献俘太庙	477
第九十二回	图中原两军败退 寇南宋三路进兵	482
第九十三回	守蜀境累得贤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	488
第九十四回	余制使忧谗殒命 董丞相被胁罢官	493
第九十五回	捏捷报欺君罔上 拘行人弃好背盟	498
第九十六回	史天泽讨叛诛李璫 贾似道弄权居葛岭	504
第九十七回	援孤城连丧二将 宠大憨貽误十年	510
第九十八回	报怨兴兵蹂躏江右 丧师辱国窜殛岭南	515
第九十九回	屯焦山全军告罄 陷临安幼主被虏	521
第一百回	拥二王勉支残局 覆两宫怅断重洋	527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弧矢见志游子离乡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元朝的伯颜拒绝宋使的口头语，本没有甚么秘藏作为依据。但到事后追忆起来，却似有绝大的因果隐伏在内。宋室的江山，是从周主宗训处夺来。宗训冲龄践阼，晓得甚么保国保家的法儿？而且周主继后符氏又是初入宫中，才为国母（周世宗纳符彦卿女为后，后殂，复纳其妹，入宫才十日）。所有宫廷大事，全然不曾接洽，陡然遇着大丧，整日里把泪洗面，恨不随世宗同去。可怜这青年嫠妇，黄口孤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乘此起了异心，暗地里联络将弁，托词北征；陈桥变起，黄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拥兵还朝。看官！你想七岁的小周王，二十多岁的周太后，无拳无勇，如何抵敌得住？眼见得由他播弄，驱往西宫，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时间被赵氏夺去。还说是甚么禅让，甚么历数，甚么保全故主，甚么坐镇太平，彼歌功，此颂德，差不多似舜、禹复出，汤、文再生。中国史官之不值一钱，便是此等谀颂所累。

这时正当五季以降，乱臣贼子抢攘数十年，得了个逆取顺守，彼善于此的主儿，百姓都快活得很，哪个去追究隐情？因此远近归附，好容易南收北抚，混一区夏，一番事情，两番做成，这真叫作时来辐辏，侥幸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传到八九世，降下一个劲敌，把他河北一带，先行夺去，仍然令他坐个小朝廷；康王南渡，又传了八九世，元将伯颜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线剩了两三个小孩子，今年立一个，明年被敌兵掳去，明年再立一个，不到两年，又惊死了，遗下赵氏一块肉，孤苦伶仃，流离海峤，勉勉强强的过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消沉，就是文、陆、张几个忠臣，做到力竭计穷，终归无益，先后毕命，一死谢责。可见得果报昭彰，天道不爽。凭你如何巧计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到了子孙手里，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样子，不是巧取，便是强夺，悖入悖出，总归是无可逃避呢。为世人作一棒喝，并非迷信之言。不过恶多善少，报应必速；善多恶少，报应较迟。试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敌恶，自己虽然快志，子孙不免遭殃。忽而兴，忽而亡，总计五季十三君，一古脑儿只四五十年，独两宋传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这也由赵氏得国以后，颇有几种深仁厚泽，维系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强暴，所以历世尚久，比两汉只短数十年，比唐朝且长数十年，等到山穷水尽，方致灭亡，这却是

天意好善，格外优待呢！

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但也有两大误处：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当赵宋全盛的时候，还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来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没办法迎敌乞降，没办法蹈海殉国。说也可怜，两宋三百二十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终弄到举国授虏，寸土全无，彼时惩前毖后的赵太祖，哪里防得到这般收场？其实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篡窃得来的国家，反好长久永远，千年不败，咳！天下岂有是理吗？总冒一段，仍归到篡窃之罪，笔大如椽，心细似发。看官不要笑我饶舌，请看下文依次叙述，信而有征，才知小子是核实陈词，并非妄加褒贬哩。稗官野乘，一同俯首。

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一个香孩儿，远近传为异闻。什么叫作香孩儿呢？相传是儿初生，赤光绕空，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经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儿。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继阼以后，每夕在宫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为众所推，暂承唐统，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谁知他一片诚心，感格上苍，诞生灵异，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生有异征，也是应有的预兆（香孩儿事见正史，虽或由史官谀颂，但崛起为帝，传统三百年，当非凡人可比）。

究竟这香孩儿姓甚名谁？看官听着！便是宋太祖赵匡胤。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为官，不同微贱。高祖名珧，曾受职唐朝，做过永清、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珽，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祖名敬，又做过营、蓟、涿三州刺史。父名弘殷，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娶妻杜氏，系定州安喜县人，治家严毅，颇有礼法，第一胎便生一男，取名匡济，不幸夭逝，第二胎复生一男，就是这个香孩儿。香孩儿体有金色，数日不变，难道是罗汉投胎？到了长大起来，容貌雄伟，性情豪爽，大家目为英器。乃父弘殷，历后唐、后晋二朝，未尝失职。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专喜骑马，复好射箭，有时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无所事事，辄以骑射为戏。母杜氏劝他读书，

匡胤奋然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靖，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至虚过一生呢。”人生不可无志，请看宋太祖自负语。杜氏笑道：“但愿儿能继承祖业，毋玷门楣，便算幸事，还想甚么大功名，大事业哩！”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为什么化家为国，造成帝业？儿虽不才，亦想与他相似，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么？”杜氏怒道：“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不愿听你瞎闹，你还是读书去罢！”匡胤见母亲动怒，才不敢多嘴，默然退出。

怎奈天性好动，不喜静居，往往乘隙出游，与邻里少年驰马角射，大家多赛他不过，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某牵一恶马，来访匡胤，凑巧匡胤出来，见了少年，却是平素往来，互相熟识，立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少年答道：“这马雄壮得很，只是没人能骑，我想你有驾驭才，或尚能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匡胤将马一瞧，黄鬃黑鬣，并没有什么奇异，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没有难骑的马匹，越是怪马，我越要骑他，但教驾驭有方，怕他倔强到哪里去！”后来驾驭武臣，亦是此术。少年恰故意说道：“这也不可一概而论的。的卢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为是。”遽将不如激将，少年亦会使刁。匡胤笑道：“不能驭马，何能驭人？你看我跑一回罢！”少年对他嘻笑，且道：“我去携马鞍等来，可好么？”匡胤笑道：“要什么马鞍等物。”说至此，即从少年手中，取过马鞭，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它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倏忽间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城，城阍不甚高大，行人颇多，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损，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回来，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衔勒，令人无从羁绊，匡胤不觉焦急，正在马上设法，俯首凝思，不料这马跑得越快，三脚两步，竟至城阍，至匡胤抬起头来，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似觉微痛，连忙向后一仰，好一个倒翻觔斗，从马后坠将下来。我为他捏一把冷汗。某少年在后追蹶，远远的见他坠地，禁不住欢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儿，任你头坚似铁，恐也要撞得粉碎了。”正说着，蓦见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马恰从斜道蹕去，离了一箭多地，匡胤复抢步追马，赶上一程，竟被追着，依然耸身腾上，扬鞭向马头一拦，马却随鞭回头，不似前次的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少年在途次遇着，见匡胤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不由得惊问道：“我正为你担忧，总道你此次坠马，定要受伤，偏你却有这么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但身上可有痛楚么？”匡胤道：“我是毫人受伤，但这马恰是性悍，非我见机翻下，好头颅早已撞碎了。”言罢，下马作别，竟自回去。某少年也牵马归家，无庸细表。

惟匡胤声名，从此渐盛，各少年多敬爱有加，不敢侮弄，就中与匡胤最称莫逆，乃是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令坤籍隶磁州，延钊籍隶太原，都是少年勇敢，倜傥不群，因闻匡胤盛名，特来拜访，一见倾心，似旧相识。嗣是往来无间，联成知己，除研究武备外，时或联辔出游，或校射，或纵猎，或蹴鞠，或击毬，或作樗蒲戏。某日，与韩令坤至土室中，六博为欢，正在呼么喝卢的时候，突闻外面鸟雀声喧，很是嘈杂，都不禁惊讶起来。匡胤道：“敢是有毒虫猛兽经过此间，所以惊起鸟雀，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尽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鸟雀除害，并也为人民免患，韩兄以为何如？”令坤听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一主一将，应寓仁心。当下停了博局，挟了弓矢，一同出室，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雀，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韩令坤道：“雀本同类，犹争闹不休，古人所谓雀角相争，便是此意。”匡胤道：“我等可有良法，替它解围？”令坤道：“这有何难，一经驱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两人也算是一时好汉，为什么效那儿童举动，去赶鸟雀呢？”令坤道：“依你说来，该怎么办？”匡胤道：“两造相争，统是很戾的坏处，我与你挟着弓箭，正苦没用，何妨弹死几只暴雀，隐示惩戒。来！来！你射左，我射右，看哪个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飕飕的发了数箭，射中了好几只，随箭堕下，余雀统已惊散，飞逃得无影无踪了。除暴之法，均可作如是观。两人方囊弓戢矢，忽又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过来，仿佛与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后顾，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令坤惊讶道：“好好一间土室，突然坍倒，正是出人意外，亏得我等都出外弹雀，否则压死室中，没处呼冤呢！”匡胤道：“这真是奇极了！想是你我命不该死，特借这雀噪的声音，叫我出来，雀既救我的命，我还要它的命，这是大不应该的。现在悔已迟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才是。”无非仁术。令坤也即允诺，当将死雀尽行埋讫，然后分手自归。

会晋亡汉继，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闻着这种消息，未免忧叹，恨不得立刻从军，驱除大敌。既而辽主道歿，辽兵北去（事见五代史，故此处从略）。匡胤父弘殷已为匡胤聘定贺女，择吉成婚，燕尔新欢，自在意中，免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到了汉乾祐中（隐帝时），弘殷出征凤翔，战败王景，积功擢都指挥使，匡胤未曾随征，在家闲着，又惹起一腔壮志，便欲辞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潜身外出，直往襄阳，在途寄信回家，劝慰母妻，那母妻才得知晓，但已无法挽留，只好听他前去。匡胤初经远游，未识路径，本拟向西从父，不意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自知有误，索性将错便错，顺道行去。所苦随身资斧带得不多，行至襄阳，一无所遇，

反将川资一概用尽。关山失路，日暮途穷，那时进退维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势利，看他行李萧条，衣履黯敝，已料到是落魄征夫，乐得白眼相对，当下哗声逐客，不容羁留。匡胤没法，只好婉词央告，借宿一宵，说至再三，仍不得僧徒允洽，顿时忍耐不住，便厉声道：“你等秃奴，这般无情，休要惹我懊恼！”一僧随口戏应道：“你又不是个皇帝，说要甚么，便依你甚么。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什么法儿！”道言未绝，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脚，不知不觉的倒退几步，跌倒地上。旁边走过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强徒吗？快吃我一拳！”说时迟，那时快，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击过来。匡胤不慌不忙，轻轻地伸出右手，将他来拳接住，喝一声去，那僧已退了丈许，扑塌一声，也向地上睡倒了。还有几个小沙弥，吓得魂不附体，统向内飞奔，不一时走出了个老僧，衲衣锡杖，款款前来，匡胤瞧将过去，却是庞眉皓首，癯骨清颜，比初见的两僧大不相同，不由地躁释矜平，悚然起敬。小子有诗咏那老僧道：

莫言方外乏奇人，

参透禅关悟夙因。

愿借片帆风送力，

好教真主出迷津。

欲知老僧如何对付，且至下回表明。

看本回一段总冒，已将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内。所谓振衣揭领，举纲定纲，以视俗本小说，空空洞洞地说了几句套话，固自大相径庭矣。后半叙入宋太祖出身，都是依据正史，不涉虚诞，偏下笔独有神采，令人刮目相看，是盖具史家小说家之二长，故能美妙若比。古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吾于作者亦云。

第二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

却说寺中有一老僧出见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礼，且道：“小徒无知，冒犯贵人，幸勿见怪！”匡胤道：“‘贵人’两字，仆不敢当，现拟投效戎行，路经贵地，无处住宿，特借宝刹暂寓一宵，哪知令徒不肯相容，并且恶语伤人，以至争执，亦乞高僧原谅！”老僧道：“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何必过谦。”匡胤听了此语，莫名其妙，便问点检为谁，老僧微笑道：“到了后来，自有分晓，此时不便饶舌。”（埋伏后文。）说毕，便把坠地的两僧唤他起来，且呵责道：“你等肉眼，哪识圣人？快

去将客房收拾好了，准备贵客休息。”两僧无奈，应命起立。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余无别物。”老僧又命两徒携往客房，自邀匡胤转入客堂，请他坐下，并呼小沙弥献茶。待茶已献入，才旁坐相陪。匡胤问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将百年，姓氏已经失记了。”（正史不载老僧姓氏，故借此略过。）匡胤道：“总有一个法号。”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尝自署空空，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师寿至期颐，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识将来结局，还乞法师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夹马营已呈异兆，香孩儿早现奇征，后福正不浅哩！”匡胤听了，越觉惊异，不禁离座下拜。老僧忙即避开，且合掌道：“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匡胤道：“法师已知过去，定识未来，就使天机不可泄漏，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应从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贵人不必疑虑，区区资斧，老衲当代筹办。”有此奇僧，真正难得。匡胤道：“怎敢要法师破费？”老僧道：“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分内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当送别，免得误过机缘。”说至此，即呼小沙弥至前，嘱咐道：“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休得怠慢！”小沙弥遵了师训，导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门外，向匡胤告辞，扶杖自去。

匡胤随至客房，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设，并且窗明几净，饶有一种清气，不觉欣慰异常。过了片刻，复由小沙弥搬入晚餐，野蔌园蔬，清脆可赏。匡胤正饥肠辘辘，便龙吞虎饮了一番，吃到果腹，才行罢手。待残肴撤去，自觉身体疲倦，便睡在床上，向黑甜乡去了。一枕初觉，日已当窗，忙披衣起床，当有小沙弥入房，伺候盥洗，并进早餐。餐毕出外，老僧已扶杖伫候。两下相见，行过了礼，复相偕至客堂，谈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辞。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权当饯行，且俟午后起程，尚为未晚。”匡胤乃复坐定，与老僧再谈时局，并问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为期也不远了。”匡胤道：“真人可曾出世？”老僧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但总要戒杀好生，方能统一中原。”赵氏得国之由，赖此一语。匡胤道：“这个自然。”

两下复纵论多时，但见日将亭午，由小沙弥搬进素肴，并热酒一壶，陈列已定，老僧请匡胤上坐，匡胤谦不敢当，且语老僧道：“蒙法师待爱，分坐抗礼，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目下蛟龙失水，潜德韬光，老衲尚得叨居主位，贵客还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语中有刺。言毕，遂分宾主坐下。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自己却用杯茗相陪，并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荤，已好几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见罪！”匡胤复谦谢数语。饮了几杯，即请止酌。老僧也不多劝，即命沙弥进

饭。匡胤吃了个饱，老僧只吃饭半碗，当由匡胤动疑，问他何故少食？老僧道：“并无他奇，不过服气一法。今日吃饭半碗，还是为客破戒哩。”匡胤道：“此法可学否？”老僧道：“这是禅门真诀，如贵客何用此法。”天子玉食万方，何必辟谷。匡胤方不多言。老僧一面命沙弥撒肴，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银十两，赠与匡胤。匡胤再三推辞，老僧道：“不必！不必！这也由施主给与敝寺，老衲特转赠贵客，大约北行数日，便有栖枝，赍仪虽少，已足敷用了。”匡胤方才领谢。老僧复道：“老衲并有数言赠别。”匡胤道：“敬听清诲！”老僧道：“‘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十六字，请贵客记取便了。”匡胤茫然不解，但也不好絮问，只得答了领教两字。当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匡胤即起身拜别，并订后约道：“此行倘得如愿，定当相报。法师鉴察未来，何时再得重聚？”老僧道：“待到太平，自当聚首了。”太平二字，是隐伏太平年号。匡胤乃挟了箭囊，负了弓袋，徐步出寺，老僧送至寺门，道了“前途珍重”一语，便即入内。

匡胤遵着僧嘱，北向前进，在途饱看景色，纵观形势，恰也不甚寂寞。至渡过汉水，顺流而上，见前面层山叠嶂，很是险峻，山后隐隐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烨烨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再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当即触动观念，私下自忖道：“老僧说是‘遇郭乃安’，莫非就应在此处么？”便望着大营，抢步前趋。不到片刻，已抵营前。营外有守护兵立着，便向前问讯道：“贵营中的郭大帅，可曾在此么？”兵士道：“在这里。你是从何处来的？”匡胤道：“我离家多日了。现从襄阳到此。”兵士道：“你到此做甚么？”匡胤道：“特来拜谒大帅，情愿留营效力。”兵士道：“请道姓名来！”匡胤道：“我姓赵名匡胤，是涿州人氏，父现为都指挥使。”兵士伸舌道：“你父既为都指挥，何不在家享福，反来此投军？”匡胤道：“乱世出英雄，不乘此图些功业，尚待何时？”兵士道：“你有这番大志，我与你通报便了。”

看官！你道这座大营，是何人管领，原来就是后周太祖郭威。他此时尚未篡汉，仕汉为枢密副使，隐帝初立，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抗命。李守贞镇守河中，尤称桀骜，为三镇盟主。郭威受命西征，特任招慰安抚使，所有西面各军，统归节制，此时正发兵前进，在途暂憩。凑巧匡胤遇着，便向前投效。至兵士代他通报，由郭威召入，见他面方耳大，状貌魁梧，已是器重三分。当下问明籍贯，并及他祖父世系。匡胤应对详明，声音洪亮。郭威便道：“你父与我同寅，现方报绩凤翔，你如何不随父前去，反到我处投效呢？”匡胤述及父母宠爱，不许从军，并言潜身到此的情形。郭威乃向他说：“将门出将，当非凡品，现且留我帐下，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绩，当为保荐便了。”

郭雀儿恰也有识。匡胤拜谢。嗣是留住郭营，随赴河中，披坚执锐，所向有功。至李守贞败死，河中平定，郭移任邠都留守，待遇匡胤，颇加优礼，惟始终不闻保荐，因此未得优叙。

既而郭威篡立，建国号周，匡胤得拔补东西班行首，并拜滑州副指挥。未几复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嗣位，竟命他入典禁兵。历周始显，其言复验。会北汉主刘崇闻世宗新立，乘丧窥周，乃自率健卒三万人，并联结辽兵万余骑，入寇高平。世宗姓柴名荣，系郭威妻兄柴守礼子，为威义儿。威无子嗣，所以柴荣得立，庙号世宗。他年已逾壮，晓畅军机，郭威在日，曾封他为晋王，兼职侍中，掌判内外兵马事。既得北方警报，毫不慌忙，即亲率禁军，兼程北进。不两日，便到高平。适值汉兵大至，势如潮涌，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朔方铁骑，横厉无前，差不多有灭此朝食的气象。周世宗麾兵直前，两阵对圆，也没有什么评论，便将对将，兵对兵，各持军械战斗起来。不到数合，忽周兵阵内，窜出一支马军，向汉投降，解甲弃械，北向呼万岁。还有步兵千余人跟了过去，也情愿作为降虏。周主望将过去，看那甘心降汉的将弁，一个是樊爱能，一个是何徽，禁不住怒气勃勃，突出阵前，麾兵直上，喊杀连天。汉主刘崇见周主亲自督战，便令数百弓弩手，一齐放箭，攒射周主。周主麾下的亲兵，用盾四蔽，虽把周主护住，麾盖上已齐集箭簇，约有好几十枝。

匡胤时在中军，语同列道：“主忧臣辱，主危臣死，我等难道作壁上观么？”言甫毕，即挺马跃出，手执一条通天棍，捣入敌阵。各将亦不甘退后，一拥齐出，任他箭如飞蝗，只是寻隙杀入。俗语尝言道：“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况有数十健将，数千锐卒，同心协力的杀将进去，眼见得敌兵搅乱，纷纷倒退。是匡胤第一次大功。周主见汉兵败走，更率军士奋勇追赶，汉兵越逃越乱，周兵越追越紧。等到汉主退入河东，闭城固守，周主方择地安营。樊爱能、何徽等军被汉主拒绝，不准入城，没奈何仍回周营，束手待罪。周世宗立命斩首，全军股栗。应该处斩。翌日，再驱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匡胤复身先士卒，用火焚城。城上越觉惊慌，所有箭簇，一齐射下。那时防不胜防，匡胤左臂竟被流矢射着，血流如注，他尚欲裹伤再攻，经周主瞧着，召令还营。且因顿兵城下，恐非久计，乃拔队退还，仍返汴都。擢匡胤为都虞侯，领严州刺史。

世宗三年，复下令亲征淮南，淮南为李氏所据，国号南唐，主子叫作李璟（南唐源流，见五代史）。他与周也是敌国。周主欲荡平江、淮，所以发兵南下。匡胤自然从征，就是他父亲弘殷，也随周主南行。先锋叫作李重进，官拜归德节度使。到了正阳，南唐遣将刘彦贞引兵抵敌，被重进杀了一阵，唐兵大败，连彦贞的头颅也不知去向。匡胤继